



● 医学与社会

人生好比一场黑色幽默

▲ 北京积水潭医院 宁方刚

这位患者是一位私企员工。据说他跟随老板 20 余年，与老板感情很深，也深得老板信任。在一次企业事故中，他不幸全身大面积烧伤，烧伤面积超过体表总面积的 90%。

患者送到医院后，老板和家属流着泪求我一定全力抢救，不惜一切代价：“用最好的设备、最好的药物，不要怕花钱。”

这种程度的烧伤，死亡率很高。而且，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抢救是个很漫长的过程，花费也非常高。在单位领导和家属表示充分理解后，我们投入了紧张的抢救工作。

患者病情非常危重，抢救很快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苦战。抢救费用在不断攀升，而成功

却显得遥遥无期。患者老板和家属的态度开始逐渐发生变化。对治疗的态度由积极到消极，渐渐开始拖欠治疗费用，而态度也越来越差。

从经济的角度，患者活下来对老板是一个最糟糕的结果，大面积烧伤患者往往会有严重残疾。患者活下来，不仅意味着他要支付巨额的抢救费用，还意味着他要负担患者后期整形以及生活的费用。因此，对老板来说，最经济的结果其实是患者早点离世，他把省下来的钱补偿给家属，了结事情。同样，对某些家属而言，积极救治用后半生时间照顾一个残疾亲人，还不如放弃治疗获得巨额赔偿。

有了这种心思，家

属和老板一般也不会直接提出放弃治疗，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给抢救设置障碍。其中，最常见的就是拖欠费用和制造冲突。

仁心与人性的博弈

医生每天面对各种悲欢离合，观看各种人性表演，对这些心思和把戏，真的是一眼就能看清。但是，看清又能如何呢？只能想方设法地和对方沟通，争取对方配合。

患者欠费数额不断增加，在被迫进行的一次约谈中，老板和家属终于撕破脸皮。患者老板对我大声地斥责和辱骂，而家属则坐在一边沉默不语，丝毫没有阻止的意思，只是偶尔伸手去抹一下那根本不存在的眼泪。

患者 我的战友兄弟

回到监护病房，我望着躺在床上的尚在昏迷中的患者，两眼含泪。患者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身边的监护仪上闪烁着排排的数据。抢救患者时间长了，医生就会和他有很深的感情，会不由自主地把他当成并肩作战的战友和兄弟。

兄弟，我知道，你现在在很艰难。你在全力以赴地和病魔做不屈不挠的斗争。而外面发生的一切，你毫不知情。

人生，好比一场黑色幽默。



“钱钱钱，你们就知道要钱，花了这么多钱，病情越来越重，你们是一帮什么医生，我看就是一群兽医！”

“我们做生意的，花了钱你就得给我货，我把钱给你们，你们能保证把人交给我们吗？不能保证，那人死了钱你们给退吗？不给退？你们凭什么不给退？”

“现在你们这些医生还有医德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医院有多黑吗？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你懂吗？你们这帮黑医生，

都钻到钱眼里了，你们算什么医生？”

旁边的护工实在听不下去了：“你们这帮人讲点良心，宁医生都快一个星期没回家了，天天在这里守着这个患者！”

“守着怎么啦？他是医生，他守着是应该的！再说，他舍不得让患者死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？”

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我死死咬着后槽牙，控制住自己狠狠抽他一顿嘴巴的冲动，匆匆结束了这次谈话。

你没有权利背叛

护士过来，问我：宁医生，患者欠费十万余元了，到底怎么办啊？我淡淡地回答：该怎么治就怎么治，明天我再和家属谈。继续努力和疾病战斗吧，我的兄弟。外面的一切，交给我。后面发生的事情，又是一次次的屈辱和伤心，彰显着人性的丑陋和阴暗。多少次，我被家属气得躲在无人的地方掉泪。接到护士的电话，赶紧擦干眼睛继续抢救。

好在，一切结束了。当患者终于宣布脱离危险后，老板，又变成了感情深厚的老板；妻子，又变成了结发情深的妻子。

患者被接走那天，他的老板和妻子来到我办公室，给我带来些土特产，向我表示歉意和谢意。

我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：“救死扶伤是我的本职工作，支付费用是你的义务。我救活了患者，你结清了费用。咱们两不相欠，你不用谢我。”

在战场上，你最痛恨的是什么？不是敌人，而是叛徒。他们，本该是和我并肩与病魔作战的战友。他们有权利撤退，有权利投降，没有权利背叛，没有权利在我与敌人苦苦战斗的时候，狠狠插刀。

患者走后，我脱下白衣，走出科室，走出医院，万种委屈涌上心头，泪如雨下。



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华裔校长 王斐丽

● 海外采风

华裔女校长托起时隔 45 载梦

近日，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大学阿巴纳香槟分校（UIUC）终于完成了一项时隔 45 年的夙愿，与当地的卡利医院合作，将设立“卡利—伊州医学院”。推动这一事宜的是华裔女性校长——王斐丽。

45 年前，UIUC 计划成立香槟伊大医学院，但一直遭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（UIC）的反对。UIC

认为，UIC 与 UIUC 同属伊利诺伊大学系统，UIC 已设置有医学院，UIUC 再成立医学院很有可能分散医学资源。

王斐丽并不接受此观点。她强调，UIUC 医学院更着重现代科技与传统医学的结合，致力于培育未来可娴熟运用科技与医学的新一代医界人才，协助降低医疗成本，提供更符合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。与

伊大教学合作的卡利医院，已承诺捐赠 1.35 亿元给该医学院。学院计划在 2017 学年开始招收新生。

王斐丽自认是一个协商型、有担当的领导人，能在必要的时候作果断的决定，同时也愿意根据新信息而改变所作出的决定。王斐丽的父母是在二战前的中国留学生。她的父亲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取

得硕士学位，母亲是燕京大学护理系毕业生。她本人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的成员，被视为女性健康和生物学领域的科研领军人。在华盛顿大学工作期间，是华盛顿大学官方认可的

量的生活。

你的老板可以放弃你，你的家人可以放弃你，你的朋友可以放弃你，但我却不能放弃你。因为，我是医生，你是患者。因为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医生就不能放弃患者。因为，自从穿上这身白衣，我就为今天发生的一切写下了答案。

16 岁那年，当我迈进医学院的第一天，我就和一群和我一样满怀憧憬和热血的少年，举起右手，许下了自己一生的誓言：健康所系、性命相托。

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，谨庄严宣誓：我志愿献身医学，热爱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守医德，尊师守纪，刻苦钻研，孜孜不倦，精益求精，全面发展。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，助健康之完美，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。救死扶伤，不辞艰辛，执着追求，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！

（本报综合报道）